惜抱軒文集/卷07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卷六 ◄

惜抱軒文集
卷七

► 卷八

卷七・贈序

送右庶子畢公為鞏秦階道序

陝、甘古雍州，於九州最大。其西北兩邊，緣河、隴之外，地比接乎戎夷。今皇帝即位，方內艾寧，乃以師定準噶爾，禽大、小和卓木，取烏什。中國師行之道，芻餉之運，前後數年，皆出於陝、甘。上軫念陝、甘之民，為數免其供賦焉。大功既成，辟地廓遠，駐師以為守，屯田以為食，有不足用，轉移以資給，是以陝、甘設新疆經費之局。夫吏臨所治，安氓俗，頒政教而已，而陝、甘之吏，疇晝顧及萬里之外。然則國家選人，西北較重三方，亦其宜也。

三十二年冬，命右庶子畢公為鞏秦階道。公材高而容眾，資厚而善文。庶子之職，自明以為相階。今一旦出為外吏，士大夫不以為憾而以為慶，知西北重地，而上向賴公之意甚殷故也。

隴、洮南轉，包、氐故居，帶挾羌、渾，種性雜殊。夫兼植異類，而內民不改樂業者，所以稱上仁、安疆場也。公其建德於茲，而後入為輔相，天下乃謂上之進公，非不試而用者已。

送龔友南歸序

龔君劍戍居江南之宜興，有園田在焉。其來京師，每為余道宜興山水之勝，而自言其樂思於此也。余曰：「昔者孔子取狂狷之士。狂狷者，慕古之人而不同乎流俗，故鄉原絕而譏之。今子材甚美，志甚高，論甚峻，近乎狂狷而將蒙譏者也，京師中豈宜是哉？其思自放於山水固宜也。」

今年冬十月，龔君一日過別余曰：「吾將隨吾父歸陽羨之居，逾年將復見子於此。」夫以龔君之逸才曠志，將處跡乎山谷之間，歌詠乎風雲，狎友乎魚鳥，余與龔君相別之日則長矣，而龔君顧樂之。若猶將復來此也，則余與龔君相別之日短矣，而竊恐君之不欲。雖然，如君年富而質美，進修而日強，且志日慕乎道德之盛。夫道德之盛者，不傲世而立名，不離物而矜己，謙而光，偕乎俗而不流。如是者，夫焉所處而不宜？君其一旦自江南而返乎京師，使君之學進乎古人，而德足信乎天下，復與余歡然相聚於此。然則君今者適乎江南山水之樂，其樂猶淺也。龔君之行，其友皆作歌詩以送之。余更欲其更進於道也，而別為之序。

贈孔撝約假歸序

自周衰至今，垂二千年，古帝王之後，覆墜泯絕者，不可勝數。獨孔子後嗣，歷代有封爵，進而益崇，若聖人常在世者然。士大夫過曲阜孔氏，無論新故，必加敬愛，如恐弗及。豈孔子子孫人人賢哉？尊慕者深，則推及其遺體也遠。吾因是知古封建世及之法，當乎人心，由之足以維繫後世畔散乖異之群，而使之不忍去，其道亦猶是也。

國家重德而尊師，加禮聖裔，典逾前代遠甚。惟禮部會試，粘名拔之，孔氏試者，雜於儔人之中，欲加意而莫由。於是有間數十年無孔氏舉進士，則天下歉然。前年春，恩科會試，前衍聖公之孫孔君撝約與其從叔名繼涵皆得舉，撝約又選入翰林。天下不以為孔氏榮，而以為朝廷慶，雖余固亦樂之也。人情好惡殊異，選舉雖至公，未必人皆謂善；若天下樂之，因為國獲得人之譽，其於選舉之道，不尤盡乎？

然吾聞士之自待，與人之所以待己者不同。撝約年僅二十而有高才，廣學而遠志，蘄為古人而不溺於富貴。然則其必不以人之所以樂之者自樂也。《傳》曰：「莫知其苗之碩。」何也？誠愛之深也。余誠無狀，然愛撝約之深，殆未有若余者。夫器莫大於不矜，學莫善於自下，害莫深乎侮物，福莫盛乎與天下為親。言忠信，行篤敬，本也；博聞、明辨，末也。今夫豫章松柏，托乎平地，枝柯上干青雲；依於危碕，岸崩根拔而絕，土附

之不足也。以天下愛敬孔氏，而加以撝約之賢，未嘗不益重也，慎其所以自附者而已！

今年春，撝約以親疾假歸省焉。其行也，官於朝者皆眷然不欲離，余乃別為之說以贈。乾隆三十八年二月，桐城姚鼐序。

贈錢獻之序

孔子沒而大道微。漢儒承秦滅學之後，始立專門，各抱一經，師弟傳受，儕偶怨怒嫉妒，不相通曉，其於聖人之道，猶築牆垣而塞門巷也。久之，通儒漸出，貫穿群經，左右證明，擇其長說；及其敝也，雜之以讖緯，亂之以怪僻猥碎，世又譏之。蓋魏、晉之間，空虛之談興，以清言為高，以章句為塵垢，放誕頹壞，迄亡天下；然世猶或愛其說辭，不忍廢也。自是南北乖分，學術異尚，五百餘年。

唐一天下，兼采南北之長，定為義、疏，明示統貫，而所取或是或非，未有折衷。宋之時，真儒乃得聖人之旨，群經略有定說；元、明守之，著為功令。當明佚君亂政屢作，士大夫維持綱紀，明守節義，使明久而後亡，其宋儒論學之效哉！

且夫天地之運，久則必變。是故夏尚忠，商尚質，周尚文。學者之變也，有大儒操其本而齊其弊，則所尚也賢於其故，否則不及其故，自漢以來皆然已。明末至今日，學者頗厭功令所載為習聞，又惡陋儒不考古而蔽於近，於是專求古人名物、制度、訓詁、書數，以博為量，以窺隙攻難為功，其甚者欲盡舍程、朱而宗漢之士。枝之獵而去其根，細之蒐而遺其巨，夫寧非蔽與？

嘉定錢君獻之，強識而精思，為今士之魁傑，余嘗以余意告之而不吾斥也。雖然，是猶居京師厓涘之間也。錢君將歸江南而適嶺表，行數千里，旁無朋友，獨見高山大川喬木，聞鳥獸之異鳴，四顧天地之內，寥乎芒乎，於以俯思古聖人垂訓教世、先其大者之意。其於余論，將益有合也哉？

贈程魚門序

余初識魚門於揚州人家坐上，白長身美髯，言論偉異，自是相愛敬。魚門來官京師，乃益親。去歲同纂《四庫全書》，因日日相見，至今歲，余始將去。余與魚門一別於揚州。後六年，余由京師歸家，別於京師。後又六年，魚門南遊江、淮，轉入梁、宋，復別余

去。後四年，至今日。前之別，皆未幾即見；今之去，其見時未可期也。

余幼於魚門十四歲，始相識余年二十八，今逾四十，多羸疾，思屏於江濱田間以自息。魚門意氣亦不如故，修髯蒼蒼大半白，相對言今昔事，有足慨者。人欲握手交歡，杯酒道款曲，則鄉里親舊多有之；至縱橫往復古今賢士術業，言足起人意，非遇海內豪傑之士，不可得也。是以今者，余益有慕乎魚門。

夫士處世難矣！群所退而獨進，其進罪也；群所進而獨退，其退亦罪也。天地萬物之變，人世夷險曲直好惡之情態，工文章者，必抉摘發露至盡。人匿其情久矣，而或宣之，宜有見惡者矣，況又加之以名稱耶？往時大學士劉文正公，嘗太息魚門之才，而惜其為名士。夫魚門行與學甚敦美，與名相副，名何足為魚門病？抑吾聞之，物求而致之者，不若不求而致之之安也。魚門處盛名之下、車馬塵雜之間，其將釋知遺形、超然萬物之表，有若聲華寂滅、遺人而獨立者也。然則魚門終免世網羅繒繳之患也已！

贈陳伯思序

周衰而莊周、列禦寇之言興。蓋古帝王之時，民皆有淳德，聖人謂無以持之也，道以仁義，養以禮樂文章，使民始於忠信而成於禮。若周、禦寇所云「大人至德」者，聖人乃以為教之質也。去古既遠，功利狙詐益用，二子始欲一返乎質，使人各全其真，其言雖不中，救世之心，可謂切矣！自周及魏、晉，世崇尚放達，如《莊》、《列》之旨。其時名士外富貴、淡泊自守者無幾，而矜言高致者皆然，放達之中，又有真偽焉，蓋人心之變甚矣！

昌平陳君伯思，其行不羈，絕去矯飾，遠榮利，安貧素，有君子之介。余謂如古真德而可進乎聖人之教者，伯思也。國家設百官，以治庶事；伯思處曹司，溫溫無所辦，不為能吏。嗟乎！使今之在官者皆伯思若也，則治亦大矣！伯思友余時，年二十許，今又二十餘年，德與年日新者，余所望於伯思也。以魏、晉之賢自處而安乎故者，陋也。久與遊將別，思有以慰且勉之者，余之衷也，故述是說進焉。